

年过花甲的追梦人

记商南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雷勇

杨富安



7月28日下午，在商南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，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华诗词基本知识讲座正在进行。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侃侃而谈，时而声情并茂地诵读诗词作品，时而在黑板上奋笔疾书，一个多小时深入浅出的讲解，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。他就是商南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雷勇，一位退休后仍为群众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追梦人。

痴情诗词歌赋创作

雷勇1975年高中毕业，1978年恢复高考后，顺利地考上了商洛师范学校，1984年又从陕西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函授毕业。在学校、教育局和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了十几年，撰写工作报告和文件材料之余，他一直对中华传统诗词情有独钟，偶尔还写几首“打油诗”。2019年，雷勇与商洛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文迅偶然相遇，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之后，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发展与嬗变有了较深的了解。随后，他一头扎进书堆里，认真学习研读诗词格律知识，遇有疑难问题就虚心请教。2020年春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词集《清泉水》，虽然作品仍显青涩，但为后续创作打下了基础。从此，他不断从生活中获取诗意，从商南的美丽山水中寻找灵感，创作了不少歌颂商南山川美景的诗词作品。他的诗句善于营造优美的意境，如描绘莲花台水库“青螺列岸归湖底，白鹭穿霞落日边”，描绘清油河水库“微风吹皱烟波镜，鸥鹭划开锦彩绸”，描绘后湾“白墙黛瓦收楼舍，绿树红花映玉鬟”，描绘文笔峰“云霞涌动千峰矮，雾霭横生万壑平”。同时，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，如赞美凤凰山的“雾恋用峰填万壑，云牵文笔走千梁”的拟人，赞美龙山生态长廊“但借龙山千岁月，秀出丹水一江星”的夸张，赞美油坪杜鹃“花海流芳风赶浪，杜鹃舒蕾蕊飞红”的对仗等等，都让人眼前一亮，感受到传统诗词经久不衰的魅力。3年来，他又创作了200百多首新作，即将结束出版第二本诗词集《清泉流淌》。诗意生活，为他的生活留下了一个个完美的韵脚。

热心创建“中华诗词示范县”

“作为商南县诗词楹联学会的一员，创建中华诗词示范县，我责无旁贷。”雷勇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2019年退休后，他到企业打工，每年能挣五六万元，当商南县开始创建市级、省级诗词之县后，他毅然辞掉工作，专心致志地投入没有任何报酬的创建工作之中。虽然商南县诗词楹联学会是一个民间社会组织，无办公经费，缺办公设施，但他仍义无反顾地热爱这项事业。下乡检查、指导诗词之县创建工作，他总是悉心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认真总结经验、肯定成绩，给创建单位更多的鼓励。诗词学会编辑出版《商南诗词》时，他作为责任编辑，认真审阅每一位作者送来的作品，在吃透作者思路和作品主题的基础上，再按照诗词格律要求，对作品进行仔细修改，有时候还专门打电话征询作者的意见，直到满意为止。在他看来，“诗词创作无小事，一字一句皆关情”，因此大家都信任他，工作上也配合他。诗词学会来了客人，他总是抢着自掏腰包，再从家里拿几斤陈年苞谷酒招待大家；开会或外出采风，他也是忙前忙后为大家摄影，并做好对外宣传工作。

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心尽力

创建中华诗词示范县，其目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扩大诗词创作队伍，提高诗词创作的数量和质量。为了提高商南诗词创作的普及率和合格率，雷勇老当益壮，与县文联联合编写了5种版本的课件，根据对象，选择不同的授课内容。在富水街社区举办讲座时，听课的有十来个70多岁的老人，是否完全听懂了授课内容不得而知，但大家聚精会神、尊重知识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。在城关希望小学举办讲座时，校领导说：“我们老师时间紧，能否40分钟讲完？”他信心十足地回答：“没问题。”下课铃响了，他的课也顺利讲完。在清油河希望小学举办讲座时，突然下起了大雪，讲座刚开始就停电了，他用一根粉笔、一块黑板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时，老师们非常满意。一年多来，他到机关单位、学校、乡村授课17次，用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，什么是老有所为。

群众文化



登台朗诵诗词作品

神奇的民间药方

余显斌

土生万物，可以养人。土地上生玉米、麦子，可以做糊汤、做面、做蒸馍；生水晶萝卜，一拔一洗，吭哧一口，脆嫩水灵，解渴解饿；就连土里生的野草马齿苋，扯了清水一洗，开水一捞，用醋一烹，再放上油盐，也是一味上品的下酒菜，喝一杯酒，尝一口野菜，清爽可口。可是，土却不可以吃，我小时一直这么认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明白自己错了：土也可以吃，因为土是一味药。

伏龙肝

伏龙肝，中药名，听名字就挺唬人的。小时候因为呕吐，娘带我去看中医。老中医说时，我在旁边听着。那时，我还小，最怕喝中药了，苦不堪言。听医生说什么“伏龙肝”，我心中暗自高兴，眨着眼睛望着娘，幸灾乐祸地心想，有本事去弄龙肝啊。我以为，娘会知难而退，带着我回去的。谁知，娘一点也没显得为难，问老中医：“回去就煎？”老中医捋着胡子慢条斯理地点头。回家，娘就忙碌起来，在灶膛里戳着，烧火，煮水，扯了一根葱一切，还放了两片姜。不一会儿，一碗水拿来，水中，还有陶土块。我问伏龙肝呢，娘说就是灶心土。我不喝，有些想吐，喝土干吗呀？娘冷着脸，拿了一根棍子放在一边。无奈，我只有憋着气喝了。记忆中，这水不好喝，也不太难喝。第二天，我竟然不吐了。从此，我记住了，伏龙肝就是灶心土，能治呕吐。长大后，从书上得知一个典故：北宋一个皇子有病，吃饭就吐。皇帝急了，让一名官中的名医治疗。名医望闻问切后开始用药，以灶心土为主。皇帝听了很不高兴，可是，药喝下去，效果极佳。原来，喝灶心土的并非我一人，古代的皇子也喝。灶心土，一般新盘的灶不行，得用老灶，时间愈久愈好。不用担心土入水里变成泥汤，这种土早已烧成陶土，不会散开的。煮水时，放几片姜，效果会更好。只是，有人还放葱，究竟有什么作用，至今不解，是做药引子，还是为了好看？问其他人，大多摇头不知。看来，得问老中医了。可是，老人已逝去多年，坟上树木已经一握粗了。

百草霜

听听百草霜的名字，就感到很有诗意。第一次听说这味药，我还以为是纯白色的从各种枯草上刮下来的霜呢。其实，不是那么回事。百草霜，就是锅烟子。锅烟子，我一直以为只能做墨写字。知道锅烟子是药，是十几岁后的事情了。一天，我们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玩，一个叫冬成的突然跌了一跤，头上磕了一个口子，血直涌。他奶奶一见，喊声天哎，刮了一把锅烟子按在伤口上，白布一缠，如战场上下来的伤员一般。不几天，伤口就好了。不过，他也因此得了个“伤员”的绰号。从此，我知道锅烟子能止血。一次，我额头碰破了，眯溜一声钻进厨房，刮了锅烟子就准备往伤口上擦。娘见了忙挡住，告诉我，伤好了就是个黑疤子，找媳妇不？我眨巴着眼睛道，冬成都这样弄的。娘说：“人家那是在头发里面，有黑疤子谁能看见？”说完，带我去了不远的医院，药水一洗，贴块纱布。后来想想也是，自己险些给自己毁了容。

乌龙尾

乌龙尾，又叫烟珠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倒挂尘名乌龙尾，烟珠。”我私下里认为，倒挂尘与烟珠是有区别的。倒挂尘，顾名思义，是房梁久未清扫，有蛛丝灰尘倒垂下来。烟珠，是凝结了蒸汽和油汽的倒挂灰尘，用手一捏，很腻手的。当然，我是外行，仅仅怀疑而已。烟珠的名字，我认为比乌龙尾好听，显得雅洁，有诗意，一听就有一种珠圆玉润的感觉。古人将生活艺术化，给灰尘竟然取了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。烟珠有祛毒作用，准确地说，应是拔毒。农村人长疔子了，马上将烟珠弄一些，和油渣一拌，贴在疔子上。几天之后，疔子就消了。老家过去有一个风俗，孕妇一旦胎动，家人马上去找接生婆。接生婆来了，啥话不说，弄了烟珠，还有百草霜，用酒一兑一搅，让孕妇喝下，然后才坐下来，接过主家做的黄荷包蛋，慢慢地吃着喝着。主家看见接生婆如此悠闲，一个个也都心静了，包括孕妇。不一会儿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娃娃就出生了，一家人见了又是忙碌又是欢喜。接生婆也一面念叨着观音的好，一面一脸喜色地抱着婴儿，如自己有了胖孙子一般。长大后，一日无事，偷得清闲，拿着一本厚厚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坐在阳台上，在日光下静静地读着，看见烟珠和百草霜，不知怎么的，一时热泪涌出，心中暗想：我出生时，不知是哪位老人做的接生婆，不知娘当时喝烟珠没有？烟珠和百草霜以酒服下，是为了止血的吧？

东壁土

东壁土是一味中药，而且中医对这一味药的要求很严，必须是东边墙壁上的。我第一次听到，感到很稀奇，也有些好笑——西壁上的就不可以吗？那时，我已经进城，已经远离故土。问这句话，不是为了拧劲，纯粹为的是讨教。对方是小城名医，一脸高古，摇了摇头。据他分析，东壁的土迎接朝起之日，西壁的土迎接西下之日。至于后檐墙，一般无日；前檐墙迎接的是过午之日。总之一句，东壁土最为合适，有一种蓬勃之意。这话说得有点玄乎，我不懂。他接着解释，日光好的地方长庄稼旺，反之则衰，就是此理。我听了暗自点头，中药药理，细说起来很有深理在內的。以东壁土为药，小时我也见到过。过去，我们那儿野蜂极多，上坡扯葛藤叶喂猪，在葛藤丛横中，稍不注意就会抖动蜂巢，为蜂所蜇。被蜇的人回家后，弄一点东壁土，用水一拌，贴在患处，借以消毒。东壁土能美容，还能治粉刺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史湘云脸上长了桃花癣，托贾宝玉在外面弄了蔷薇露来医治。贾环见了也想要，可是送宝玉蔷薇露的芳官不肯给，给了他一点茉莉粉，结果惹恼贾环母亲，来到怡红院大闹一场。这里的桃花癣就是痤疮，如果不用蔷薇露，用东壁土也是可以医治的。她们为什么不用东壁土呢？大概女孩爱美，抹一脸黄土，与粉面朱唇不配吧。老人家整日与土为伴，当然无此担心。和那位医生谈及东壁土不久，我特意在古书上查找，发现一古方中谈到用东壁土而不用南壁土的原因：“盖东壁先得太阳真火烘炙，故治瘰疬。初出少火之气壮，及当年则壮火之气衰，故不用南壁而用东壁。”此说，与那位医生所言暗合。另外，白瓷研末服用，可以除云翳；蚯蚓泥可以治腮腺炎。人如果下白痢，久治不愈，别担心，将古砖烧熟，用布包着，放在椅子上。人坐在上面，让热气徐徐进入腹部，小腹内热烘烘的，很有效果。土与日光，或者与火结合，就可以入药。中医以自然万物治病，让人的身心与自然协调，达到一致，走向和谐，病，也自然而然地好了。这点不是化学药品能做到的。人常言，是药三分毒，这句话可用于化学药品，中药则无此虞。因为百草、火、土和日光是人必需的，借土而生，食草而活，人只有在和土与草的交往中才能达到天人合一，才能自然舒畅。

传承200多年的胡家接骨术

吕三运 杨开让

巍巍云蒙山下，有条朝南走向的山沟，名叫师沟，属于洛南县永丰镇杨村村所辖。沟内有处较平缓的土岭，人称胡家岭。当年一位精通草药接骨的胡姓老人举家从西边的姚沟迁到这里栖居。临到晚年，老人才把祖传三世的接骨医术放心地传给耕作勤劳、天性聪颖、为人厚道的二儿子胡太银。

胡家先祖于清朝嘉庆初年自湖北迁到云蒙山区繁衍生息，带来了采草药接骨的医术，世世代代无论兄弟几个，医术只传一人。家传秘方由十里香、接骨丹、土鳖虫等10余种中草药配伍而成，具有活血化痰、消肿止痛、续筋接骨、强筋壮骨等功效，用于治疗跌打损伤、骨折、陈旧性伤病等。父辈挑选接班人时，跟天子选幼主一样，要多方考验才能放心。因为他们掌握医术的宗旨，是给穷苦人民医创痛、复骨骸、济世救人，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，是绝不能授之真传的。

胡太银出生于清同治十六年（公元1877年），生逢乱世，百姓遭兵患，逃壮丁慌不择路，逢崖遇险，骨折筋断的悲剧时有发生。胡太银充分发挥祖传医术，攀悬崖、避毒蛇、斗猛兽，坚持采药接骨，济世救难于四面八方。胡氏的草药，不管骨折多么严重，手术矫正后，用药只需一副，煎汤饮一次，药渣敷24小时，患者的疼痛便逐渐消失。静养时间，根据年龄一岁增加一天，如30岁则静养30天，保准恢复正常。胡氏的药为啥如此神效？只因他们是春采叶茎皮，秋季挖根须，以君臣佐使配伍，分量确切严格；煎药必须铁锅，土元定要掐头。到胡太银一代，可算是胡氏医术的中兴时期。年届古稀之时，老人仍耳聪目明、身板结实，爽朗而刚毅的面容在飘拂胸前的银须映衬下，更显得慈祥、可亲。1947年，也就是他70岁的时候，给人医病回来，途经蒲池沟被狗咬伤，

抬回家后身体日渐衰弱，第二年不幸去世，享年71岁。

胡太银育有三儿三女，按照只传一人的家规，他选中了寡言少语的长子胡龙言。1950年的一天，洛南县首任县长严敏到偏远的山区下乡，路上不慎摔倒跌断了胳膊，听人建议请来了胡龙言，一帖草药治好了创伤。严县长大为敬佩：这样高明的医术，何不请来县医院为更多的患者解痛复康呢？文件下发到胡龙言手中，他坐卧不安翻来覆去地想：祖传医术收费很低，病人到医院去就要多掏很多钱，我高坐医堂拿工资，胡氏医术却毁于我辈，死后有何面目去见祖先？不去吧，县长都请不动，算啥臭架子？虽然两人目的相同，但事实上的矛盾却无法协调。第二天，胡龙言去医院报到了，这是对县长的尊重；下午，他又不辞而别了，这是对祖宗训诫的恪守。

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，大队、生产队都指派胡家承办医疗站。这时，胡龙言不幸英年早逝，其长子胡振华尚且年幼，无法继承父业。无奈之下，队上就指定胡龙言之弟胡龙全在医疗站为患者治疗骨折。

胡龙全系胡太银次子，出生于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一生恪守祖训，态度和蔼，医德高尚，山里山外救人无数，后将医术传给儿子胡振荣。

胡振荣出生于1957年，有生之年医术精湛，好评如潮，其后又将医术传给3个儿子，分别是长子胡军锋（出生于1977年）、次子胡永康（出生于1981年）、三子胡康来（出生于1983年）。他们继续发扬先辈治病救人、悬壶济世的良好品德、传承、发展中医药文化，亲自采集原山中草药、精心炮制药物，足迹踏遍商山洛水乃至秦岭山区，药物服务无数群众，赢得了患者的广泛好评。